

难忘的岁月

□ 合肥 日月

1985年2月至10月,武警安徽省总队教导大队培训在六安三十里铺一座警营里举办。这期教导大队培训以解决武警部队组建不久基层干部缺乏问题。学员清一色来自全省武警部队执勤第一线的优秀士兵,经过严格的文化课考试,录取后需通过8个月的强化训练,成绩合格者,再到基层一线实习半年后,方能提干。我十分荣幸地搭上了这趟“末班车”,成为其中一员。能搭上这趟“末班车”,实在是十分难得。打从我入伍,就赶上部队干部制度改革。凡在部队提干都必须参加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的军事院校统一招考,考中方可入学,并经军事院校3年时间脱产学习,获得大专或本科学历,才能提干。

我入伍的第二年春天,所在的部队为了能在首次军事院校统考中考出好成绩,就把具有高中学历的优秀战士组织在一起,进行文化补习,备战统考。为此,部队政治机关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,并给每一个连队分配2至3个名额。这不光要文化课成绩好,更重要的是政治上、思想上、军

事上都要全面过硬,而且群众基础也要好。连队一接到上级的通知,立即组织了文化课考试,考试前10名的战士名单,发到各班各排进行层层推荐,得票多的前几名,再经连队军人委员会和干部会议集体研究,确定后报营部把关、审核,统一再上报上级机关,这程序非常严格和公正。

没想到在这竞争十分激烈中,我这个刚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,居然挤进了连队推荐名册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部队这所“大熔炉”“大学校”的不断磨砺下,我和所有投笔从戎的一批批热血青年一样,在军营里茁壮成长,并从一个地方适龄青年转变成为一名有信仰、有本领、有血性、有品德的合格军人。这一转变,是在严格的政治教育、军事训练和“一二三四”的旋律中逐渐锻造出来的。

话说这一次的培训共招学员162人,分四个区队,三个区队来自武警内卫部队,一个区队来自武警消防部队,要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,完成3年的初级军事院校学习所有课程。这一学习

强度非常大,课程安排满满的,可以说是没有白天和黑夜。每天早晨一睁眼,就得训练到天黑,除了一日三餐可以好好休息一下,多数时间都是在训练场或课堂度过的。在这期间,我们既要进行军事训练,又要进行体能训练,既要进行摸爬滚打,又要苦练擒拿格斗,既要学习战略战术,又要学习各类勤务,既要学习文化知识,又要学习军事法学……晚上加班加点训练已成了“家常便饭”。更要“命”的是,有时刚进入梦乡,一阵急促的小喇叭声,又把我们梦中惊醒,飞速地一骨碌爬起来,打起背包,全副武装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,一会急行军,一会又设卡堵截,一会进行追捕,一会又进行格斗……一路情况瞬息万变,稍微精神不集中,就有可能出错。

在我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,这年深秋季节的一天凌晨2点多,没有星星和月亮,天还下着毛毛细雨。突然,一阵急促的小喇叭声又一次划破了静悄悄的晨空,162名学员一听到这一声音,在不到2分钟内全部紧急集合

完毕。紧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,我们开始了全副武装的奔袭,急行军,严禁发出声音,长长的队伍没有光亮,没有声音。到了凌晨4时许,我们一路时而紧急奔袭,时而“围追堵截”,才到达距教导大队10公里的肥西县金桥。等返回营地时,才发现学员个个成了“泥人”。

在教导大队8个月的学习训练虽说很短暂,但却是十分紧张和艰苦。这紧张的程度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。这样大的强化训练,别说一般一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磨砺出来的战斗班班长吃不消,更何况像我这样一直在机关当报道员、放映员、话务员、卫生员、驾驶员、公务员能咬紧牙关挺得住的?!我们硬是挺了过来。不过那时学员间的感情都非常深,训练过硬的学员都会和我们这些机关兵结成帮学对子,军事教官也会经常给我们开些“小灶”,让我们军事成绩能及时赶上队伍。

这一段日子,已过去30多年,回想起那段难忘岁月,人人都激情澎湃,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。这一岁月揭示了“有得就有失、有失就有得”的深刻道理。

春花几朵

□ 安庆 方丽清

立春 立春,雨水,眼见着就要惊蛰了,可漫天漫地的雨水里,仿佛所有的节气合而为一——“雨水”,天地间只有雨和水,春天似乎很远。昨日中午雨停了一会,恍惚见着了一丝昏昏的太阳,躲在云层里,云层透着光。空气立刻就一样了,轻盈,流动。心里不禁雀跃,似乎是望到了春。高兴只是刹那,晚间,雨水又在嘀嗒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地气却在萌动,二十四番花信风,一样一样来过。

梅 今年与梅花近。以前岳西梅少,记得只在烈士塔红军亭那里有一片,红梅居多,腊梅稀少。小的时候,烈士塔脚下还有一片桃林,年年清明扫墓时,能看到许多花开,后来消失不见了,倒是梅花愈见规模。雪大的时候,三五好友常相约去看梅花,是深冬里的一点意思。

年后一场冻雨,世界琉璃一般。我们往滨河彩虹桥那边去。桥下绿化带种了许多梅花,以绿萼居多。绿萼在一带白墙下,四周静极,冷极。柳树、广玉兰、梅花连着地上的枯草,都冻起来了,覆着厚厚的冰。绿萼也冻住了,金盏银台一般。一朵花是这样,整棵树的花是这样,整片园子的枝枝叶叶都是这样。上上下下,高高低低,仿佛冰雪奇缘。绿萼老树虬枝,尽是花骨朵,可爱极了,这是它最好的时候。花开只有两三朵,花心是素的,花瓣是素的,素白之中泛一点绿意。流连在梅下,清绝的空气里,仿佛是假想的幻觉。

水仙 案上的水仙,第一次养,出乎意料的好,从萌芽到开花,一点一点地变化。蒔花弄草就是这样,自己慢慢伺弄才有趣。今年天冷的时间长,光照又不够,花开得慢。白色的花瓣,内层一圈娇黄,立起来的裙褶一般,初时以为是复瓣水仙,其实是没有盛开。姿态也好,花叶娉婷。潘先生在案边往来经过,赞道:香。梅花,水仙,兰花一类的花香,我总是不能嗅到,可是心里一样地欢喜。



近来看到很多洋水仙,叠瓣,花色富丽,也好看,更有园艺成片地将洋水仙种于园林湖畔池边,也是风景。不过朋友说,水仙还是单层雅致,有格调。朋友养的水仙极好,花与叶很是齐整。

水仙的素洁雅致,也不是年轻时能知晓的,年轻时的心只喜欢热烈,不喜欢素净的水仙。却不料自己如今竟也养了一盆。水仙还是很可赏的,就算不开花,叶子也是美的。

迎春花 六点半的冬日早晨,街上行人寥寥,冷气清绝。路旁的樟树叶子稠密,树下的早点铺子热气腾腾。记得小学时牵着娃娃的手从树下经过,我俩喜欢同时仰头望着树冠,用一样夸张的腔调说:树叶真稠啊,像日子一样密。娃娃的脸上满是好奇欣喜,春日花朵一般。转眼间,娃娃亦是和我一般高。

我和娃娃到早点铺吃早点,铺子里比街上热闹,净是高中的学生,三三两两。有的边吃边翻书,有的边吃边练习英语听力。娃娃和我轻聊着,清亮的眼神。吃完的学生轻轻离座,轻轻买单,轻轻离去。轻盈的背影,年轻的脸庞,我望着他们,心生欢喜,仿佛望着春日的花儿。我在河边走,看到柳条渐软,风中荡漾,又见到杏花枝头已现小小蓓蕾,轻轻凸起。朋友说:心里若有春气,何惧春雨绵绵。

老舅

□ 合肥 程志红

老舅喜爱黄梅戏,具有较高的欣赏水准,一条云遮月的嗓子让后辈望尘莫及。谁曾想,老舅年少时竟是一个“口吃”!这位自尊心极强的少年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后,每天早起,跑到门前的那条溪涧中,拣两颗小鹅卵石,对着潺潺流水,苦练吐字与发音。天长日久,他的语速逐渐慢了下来,与人沟通时不仅能够字正腔圆,而且增添了几分深沉的味道。

大名为“久鹏”的老舅在乡村不得志,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。1958年,他从怀宁老家来到省城,考进了合肥矿山机器厂,做的是钳工。从学徒干到正式工,老舅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对未来充满憧憬。可惜造化弄人,上世纪60年代初,他响应党的号召,重新回到怀宁县五横乡白公村务农,如同一句唱词:“飞不高的山雀转了一个圈儿又回还。”

土地困住了有抱负的老舅,做不了大鹏只能做山雀。在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的春光中,他感到一缕被禁锢的苦闷;当他面对着“姹紫嫣红开遍”的美丽春景,联想到自己“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的孤独”。这份孤独,直到他遇到美丽的舅妈才有所缓解。婚后几年,他们有了两女一男。一家人嗷嗷待哺,老舅丢掉了最后一丝清高。双脚沾满泥水,犁田打耙无一不精,二百多斤的重担压在肩上还能跑成一溜风。“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”,他终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庄稼人。

又过了几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闭塞的山村,吹动了老舅心中久违的波澜。他组织了一个板车队,开始给安庆城里的各个工地跑运输。安庆城北的集贤

关,坡道非常陡长,老舅赤裸着上身,手按车把,以几乎与地面平行的姿势艰难前行,豆大的汗滴砸在尘土里,毫无诗意可言。肉体沉重,灵魂却比过去轻松。他将家里的土砖壁换成了红砖壁,红砖房又很快变成了村里的第一栋楼房。

因为照顾家小,老舅没有走得太远,一直在安庆城里打转转。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,黄梅戏成为老舅唯一的精神救赎。他置了一台电唱机,装了一个高音喇叭,买了一堆黑胶和塑膜唱片。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《罗帕记》《孟丽君》《陈三两》《王小六打豆腐》……只要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黄梅戏唱片,他都一一买来。老舅最爱听的无疑还是《金玉奴》,那张黑胶唱片被老舅无数次拎出,放上唱针。

老舅一辈子尊重知识,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子女送进大学。1996年,在那个炎热的夏天,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老舅专程来我家祝贺,要来了那张薄纸,从头至尾一字不落看得异常仔细,那目光里充满着欣喜与虔诚。10年后,他的外孙女考取本科。此后,他的孙辈相继进入高等学府,孙子程家乐还漂洋过海,远赴德国留学深造。第三代人的集体升学,成功地弥补了老舅今生所有的遗憾,今年81岁的老舅正在享受幸福的晚年。

人生大舞台,从老舅这一出戏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启迪。我在写老舅时,不事雕琢,不加矫饰,追求“自然”的境界。而自然,恰恰是老舅人生“有意境”的根本所在。